

守望家园

—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

SHOU WANG JIA YUAN SHOU WANG JIA YUAN SHOU WANG JIA YUAN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主编 张宇

中共党史出版社

守望家园

—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

SHOU WANG JIA YUAN SHOU WANG JIA YUAN SHOU WANG JIA YUAN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主编 张宇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家园：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5098 - 0476 - 6

I. 守… II. 中… III. 生态环境—演变—研究—内蒙古 IV. X321. 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112 号

守望家园——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

著 者	高树清 薛智平 李克仁
责任编辑	姚建萍 李树泉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 dscbs. com. s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三星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13 (16 面前插)
印 数	1—1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98 - 0476 - 6
定 价	48. 00 元

《守望家园——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

主	编	张	宇		
审	稿	马万里	陈	平	
统	稿	高树清			
著	者	高树清	薛智平	李克仁	

序

仿佛是为了突显一个世纪结束的特征，或者是为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呐喊，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呈现在我们面前，以致许多人发出相同的疑问：我们该怎么办？

为此，回顾一下过去走过的道路，即使不能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完美的答案，也可以使人们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内蒙古的历史，似乎总是和草原联系在一起。辽阔的草原孕育了众多的游牧民族，并见证了他们从弱小走向辉煌的历程。在这些游牧区域的南部，横亘着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原王朝。于是，中原与周边的冲突和融合，就成了历史进程中不断上演的活剧。对于这种冲突和融合，历史学家会作出评述。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一进程中，农牧界限的犬牙交错及此消彼长。

游牧与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内蒙古的农业文明至少和游牧文明同样古老，甚至更加古老。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活动虽然时有盛衰，但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情况一方面与中原王朝及边疆政权的实际控制线有关，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事情的质变发生在清末以来，以敛财为目的的大规模出卖草原以及低廉地价刺激下的人口激增破坏了内蒙古人地关系的自然平衡，从而导致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反映到生态方面，就是草原退化、农田肥力衰竭、水资源短缺、森林减少以及自然灾害加剧。

传统农牧业以掠夺性开垦和粗放经营为特征。农业方面，广种薄收，以扩大耕作面积为主要增产方式，最终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怪圈。牧业方面，靠天吃饭，盲目增加牲畜头数，大大超过草原的承载能力，结果不仅破坏了草场，而且牲畜质量也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地域（草原）相对宽广、人口密集度低的条件下表现并不明显。即使生态植被偶有破坏，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功能得到恢复。一旦人的活动超过土地（草原）的承受能力，或人口密度较大，在不合理的政策因素下，就很容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末的生态危机，是长期人地关系失衡的总爆发。

我们曾经理直气壮地把拖拉机开到草原深处；我们曾经亲手填埋湖泊，向荒山要粮，向荒沙要粮。我们以发展的名义毁掉自己的家园，而发展也变成空中楼阁。

工业方面，内蒙古是资源大区，煤炭、木材、钢铁等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把资源当作大自然的恩赐，认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没有注意培育资源的可再生能力，没有处理

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在开发过程中又没有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在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内蒙古作为产煤大区，同时也是燃煤大区，煤灰、煤烟污染相当突出。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是较之农耕文明更高一级的文明。人类摆脱了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价值。但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是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或疏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西方在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世界银行告诫说：“在所有高收入国家，人们都会看到被抛弃的或严重污染的工业地区和河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警告又是挑战。这种挑战是，在工业发展中要避免黑暗魔鬼处于磨房阶段。”

内蒙古要实现现代化，致富奔小康，工业化是必由之路。而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西部大开发，给内蒙古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

党中央高瞻远瞩，在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明确提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内蒙古的重中之重，每年拿出大批资金支持内蒙古的生态环保事业。内蒙古自身也制定了生态环保规划，并积极落实和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十五”计划和2050年远景规划，列出了生态建设的时间表：到2005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局面；到2010年，生态建设初见成效；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山川秀美。

面向新世纪，内蒙古要富起来，也要绿起来。内蒙古要在成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的同时，要实现“走进前

列”和“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支点”的战略目标。

在这种新发展观的催生下，一种新的文明范式呼之欲出，那就是绿色文明。

绿色文明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基础的文明。这个文明的灵魂是绿色价值观。它要求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重新确认人类生活的价值根基和意义指针。

绿色文明倡导回归大自然，认为“绿色的就是美好的”，它号召人们用心灵去贴近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

绿色生产方式（绿色产品）与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文明的两极。

我们欣喜地看到，绿色文明之风劲吹着内蒙古大地，内蒙古的绿色风景线正在延伸。更加可喜的是，绿色也正在人们的心里延伸，崇尚绿色、保护绿色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个文明、富裕、绿色的内蒙古必将出现在祖国的北方。

目 录

第一章 绿色与黄色的抗争 (1)

世纪之交,沙尘暴越来越频繁地向我们袭来,天地易色,京城震动。内蒙古作为沙尘暴的源头而备受关注。沙尘暴的背后,是土地荒漠化的惊人数字。沙漠化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大规模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破坏草原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都足以导致沙漠化。历史上内蒙古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草原。翻开更久远的历史记载,内蒙古则大部分被森林所覆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人民与风沙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局部地区遏制了沙漠化的扩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沙漠化的趋势未能从根本上逆转,并且在世纪之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灾难。西部大开发为我们提

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既要富起来,也要绿起来。绿起来,才能富起来。绿色在延伸,希望也在延伸。

第二章 天道忧思 (52)

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两大要素。人民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决定了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历史上,草原畜牧业一直是内蒙古地区的主要经济形态,但农业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以前,内蒙古地区时而垦荒,时而废弃,如此延续了几千年。从明末清初的时禁时垦,到清末的全面放垦,300余年形成了内蒙古农牧错杂的局面。清末以来的大规模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对内蒙古生态环境改变之烈,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民以食为天。民与食,构成矛盾的统体。这对矛盾的运行规则,就是天道。内蒙古的人口,清末比清初增加了近10倍,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增加了5倍。在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下,开荒成为增加粮食产量最便捷的途径。大面积增加耕地,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好收成。沙化、盐碱化、土壤肥力下降和水土流失,向掠夺式土地利用方式敲响了警钟。土地退化导致贫困,贫困又反过来进一步向土地掠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中徘徊。治沙、治碱、治水、治贫,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今天,当我们

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耕地。

第三章 追寻美丽 (117)

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草原,正在不堪承受重负而呻吟。大片的草原消失了,有的变成了农田,有的变成了荒漠。与此同时,牲畜头数却在大幅度增加。除了大面积的开垦使草原减少外,草场退化是草原利用中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据有关专家介绍,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过牧、滥挖滥接滥采、虫鼠害以及火灾、工业污染等造成。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草原管理进入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新时代。“双权一制”打破了草原大锅饭现象。建设和保护并举,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畜牧业。

第四章 聚焦绿色宝库 (178)

“坎坎伐檀兮”。这斧斤之声从《诗经》时代便已传响开来。我们曾以为“林海”是真正的海,结果发现“林海”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从灾难中警醒,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古代的人们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筑了一条万里长城。循着同样的走向,一条现代“绿色长城”已初具规模。面对沙尘暴的肆虐,植树造林,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章 蓝色咏叹调 (230)

额济纳河干枯了,黄河的断流期越来越长,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河流消失了。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地下水资源,也因过度开采而日渐减少。骤然降临的“水荒”,把我们推到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水危机迅速向我们逼近,一方面是人们的节水意识还很淡漠,水资源浪费严重。有一则广告说:如果我们不珍惜水,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安得碧水千万斛。管水、节水、增水,甚至调水。只有突破水资源短缺这个“瓶颈”,我们才会有新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在制订任何计划时,都必须首先考虑的。

第六章 解读生物圈 (280)

内蒙古遍地是煤,埋藏着远古绿色的记忆。内蒙古又是恐龙的故乡,是剑齿虎、猛犸象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巨兽的生存和消失,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内蒙古广阔的森林草原蕴藏着丰富的天然动植物资源。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却没有意识到灾难的悄然降临。许多物种消失了,还有些物种正在消失。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

第七章 环境,我们的家园 (320)

“女娲补天”变成现实。全球气温升高,西方人一片惊恐。气温升高,也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影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噪声,时刻破坏着生态平衡,制造着健康杀手,同时也毁坏着我们的家园。面对环境污染,我们可以说“不”,我们更可以用行动来拒绝。保护环境,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附录:1959年中国科学院治沙队考察内蒙古沙区

实录 (359)

主要参考资料 (402)

后 记 (403)

第一章 绿色与黄色的抗争

世纪之交，沙尘暴越来越频繁地向我们袭来，天地易色，京城震动。内蒙古作为沙尘暴的源头而备受关注。沙尘暴的背后，是土地荒漠化的惊人数字。

2000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本该是风和日丽的北京城，却因沙尘弥漫而一片昏黄。北京一家媒体记者采访一位气象专家后称：“北京上空扬着内蒙古的沙。”与会的内蒙古代表为之汗颜。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也由此引起两会代表的强烈关注，并进而影响到决策部门。

2000年5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受江泽民总书记的委托，亲赴内蒙古沙区进行考察。在谈到沙尘暴问题时，朱镕基说：北京的沙尘暴“100颗沙子中有80颗来自内蒙古，东边到了日本，南边到了长江以南，再不治理就得迁都

了”。

另据报道，2001年春季，美国的一些地区出现浮尘天气。专家指出，这是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跨海远征”的结果。

在地处沙尘暴“发源地”和重灾区的内蒙古，人们更是亲身感受到了沙尘暴的无情和它那巨大的威力。这是一位亲历者对遭遇沙尘暴的描述：

这时，头顶的灰幕变成了巨大、灰暗的锅盖，将大地扣得严严实实，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太阳成了一个小白光斑，似乎即刻就要遁去。路旁稀疏、低矮的枯草，在沙化的草原上无耐地瑟抖着；一群群牛羊不时抬头而望，引颈“哞、咩”惊恐地叫着……

周围空间越来越暗，风沙越来越多、越猛；车速也越来越慢，行车越来越难……柏油公路上的流沙，像无数条细细的黄蛇，在眼前急急地游走。太阳已完全藏匿了踪影，十几米外便模糊了视线，车灯全部打亮，但强烈的光柱却射不透漫漫的沙尘。

此刻，我们的轿车就像一叶扁舟被抛入了暗夜的大海。车灯前一片昏黑，几米外便不辨方向。柏油公路已成了一条滚滚的“黄河”，如果没有高抬的路基，几乎找不到草原和道路的区别。我们的耳轮已被大自然暴烈的怒号灌满，“呼呼”“隆隆”的风魔，像狂飚、似雷霆、如浪吼，像积攒、憋闷已久的突然爆发宣泄，像对我们愤恨的抗议

和呐喊，像将我们包裹起来进行无情地鞭挞和讨伐……车窗被碎石击打得叭叭作响，真有一川碎石漫天走的气势，真让人担心玻璃的抗击强度。轿车已明显地被狂风掀动得上下起伏，颠簸不已，让人猛然想起钱塘大潮将堤坝上的轿车卷入汪洋的惊惨一幕。我们已不敢贸然前行，只能像蜗牛一样慢慢蠕动，看着黑黝黝的大货车，睁着两只昏黄的眼像怪物一样缓缓而过，任凭沙石声和后来的雨声交织着将我们淹没在那恐怖的时刻……①

以上是作者在呼伦贝尔草原亲历沙尘暴的描写。应该说，呼伦贝尔地区的沙尘暴在内蒙古并不是最严重的，但也足以使我们惊心动魄。

沙尘暴古已有之。《诗经·邶风》中有“终风且霾”句，霾就是沙尘暴。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夏四月，“大风从西方起，折木发屋，扬沙昼晦”。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四月壬寅辰，“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雨终日，夜雨着地为黄土”。这是我们发现迄今较早的有关沙尘暴的记录。其中后一次又转化为泥雨（古称“雨土”）。

以后，对沙尘暴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

公元249年，西北大风，“发屋折木，昏尘蔽天”。

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下同）春三月，“大风折木，黄雾下尘”。

北魏明元帝永兴四年（412年）正月，“大风晦冥”。

① 殷咏天文：《北方新报》，2001年5月26日。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冬，“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二月，“大同路暴风大雪，坏民庐舍，明日风沙黑霾，马牛多毙，人亦有死者”。“平地县风沙黑霾，毙牛马二千”。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狂风大作，遮天蔽日，白昼张灯，人民大惊”。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三月二十二日辰刻，“左卫黑风自西来，昼晦如夜，人物咫尺不辨，稍开霁，则红日满空，开而复合，至酉刻始复如旧，房屋多摧，人畜亦伤”。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日巳时，“左卫风沙忽作，日渐昏。少顷，黄霾从西南方起，遂四塞蔽日，晦冥如木。风停霾结，微落细雨，着衣皆泥，历未涉申至酉方开。及鼓后，风势转远，疾吼怒号，亦从未所罕见者”。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沙尘暴是作为罕见的灾异现象被记录下来的。从“人民大惊”、“从未所罕见”等字眼，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天气是非常少见的。

清代以后，特别是清末以来，沙尘天气频繁出现，并屡见于史籍。

光绪二年（1876年）秋七月二十九日午后，丰镇地区忽然平地雷声大震，风遂起，飞沙走石，尘雾漫天，将十一湾村民场墙移北于南相距数十步，略无倾欹，碌碡卷去半空，落村南小沟，数十人撼之不出，禾稼吹去无数。

民国五年（1916年）春，大风昼晦，归、萨、包一带村中农具掀天，碌碡走数里外，牛羊群失踪，车轮吹越山